

社会主义 经济 理论 探索

刘诗白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

刘诗白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谢乐如 余川江

封面设计：文小牛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市光华村)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金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47 字数 285 千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81017—004—X/F·5

4479·13

定价：2.35元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我60年代以来的部分研究成果。50年代，我从事了一段有关当代帝国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曾经出版了《原子能利用上的两条路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两本著作。还写了一本《资本主义总危机》，可惜这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了。60年代初以来，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时，我国正处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为了寻找我国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工作中所走过的弯路的原因，经济学界思想活跃，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问题上，开展了十分热烈的讨论。载入本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效果，按劳分配等等十四篇文章，就是我为参加当时的学术讨论而写作的。

本书还收集了我在1979年以后的文章十四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方针，使我国整个学术思想领域更加生气勃勃，经济学界的同志研究新情况，讨论新问题蔚然成风。在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人

们摒弃了陈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大胆的理论研究，我国一度停滞的理论思维重新获得活力，并且逐步地出现了“经济学的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的卓有成效的活力，正在用健康的科学的理论思维，武装人们的头脑，推动人们更加坚定不移地投身于改革的事业。这十四篇文章，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成的，它涉及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全民所有制自负盈亏等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新问题。这些文章说不上有科学价值，但多少有些新鲜见解，更主要地，它表现了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了跟上迅速发展的时代和为了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激情。

经济学是时代的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不停顿发展的生产力的呼唤。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其重要性是不用说的。我国日益深化的改革，要求有理论上的新创造，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因此，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结合。由于我国学术思想曾经长期受到禁锢，“唯书”、“唯上”的习惯思维迄今还未得到彻底克服，因而如何从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理论，这是摆在经济学界同人面前的重要课题。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这本书中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是十分不成熟的，特别是60年代发表的文章，可能还带有时代的痕迹与局限性。出版这本书，对自己来说是“温故而知新”，通过对过去的观点的自我评判，以便今后更好地进行理论的探索，对于经济学

界的同志和读者，则是提供一份进行讨论的材料。如果读者能对本书中的观点提出批评意见，这将是我所希望和十分乐意听到的。

刘诗白

1987年9月于蓉城

目 录

一、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1)
二、再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18)
三、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75)
四、以农业为基础的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康庄大道	(90)
五、是克服了重农学派的错误与局限的科学论点	(97)
六、试论社会主义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形式	(109)
七、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128)
八、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	(144)
九、论社会必要劳动	(154)
十、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一点意见 ...	(171)
十一、略谈按劳分配	(179)
十二、怎样理解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187)
十三、再论劳动者的“积极性”	(194)
十四、谈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212)
十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指针 ...	(223)
十六、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	(232)
——学习十二大关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体会	

十七、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	(238)
十八、彻底批判“四人帮”的“穷过渡”论	(241)
十九、关于物质利益问题	(252)
二十、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利用市场	(263)
二十一、社会主义流通是商品流通	(274)
二十二、论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与利用市场机制	(284)
二十三、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300)
二十四、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新形式	(321)
二十五、实行自负盈亏是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 必然趋势	(327)
二十六、论苏南模式	(333)
二十七、振兴四川经济的几点思考	(345)
二十八、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加快民族地区经 济的发展步伐	(353)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别是生产力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长期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经济研究》1961年第7期刊登了方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一文，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论点，认定生产力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这个意见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下面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针对方文同志的文章而提出的。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属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占有最主要的地位。谁都知道，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便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①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斯大林的创造性的理论活动，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这一门科学成为益发严整和完备的体系。这一门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1页。

科学，在百年来经过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暴风雨的严酷检验，证明它是完全正确和战无不胜的。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早已经成熟了的、完备的科学体系，那么关于这门科学的对象问题，自然也是早已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正确解决了的。因此，我们在考察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时，应该以经典作家的思想为准绳。

但是，我认为，有的同志在体会和解释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思想时，还存在着片面的地方。例如方文同志的文章，一开始便引证了经典作家的话，进行了一些解释，企图证明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对象的。在我看来，方文同志这些解释是有违经典作家的本意的。

在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提示是很多的。从这些提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思想脉络是前后一致的。马克思在1844年前所写的经济学笔记中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也正如真正的运动一样——其出发点是人对人的关系，是个别的私有者对个别的私有者的关系。”^①马克思在1846—1847年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已经形成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变化的科学见解，并且指明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②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马克思更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我照着这个次序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贸易。”^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资本论》——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36—537页。转引自卢森贝：《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3页。

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一著作的核心是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榨取。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自从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迄《资本论》的出版，马克思以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一基本思想是始终一贯和越来越鲜明，而在表述上则是越来越确切完整的。

方文同志引证了《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以下一段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认为这一段话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不单是生产关系，而是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方式。方文同志对这句话的理解，在我看来并不是正确的。其实，马克思在这里乃是指明《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是什么其它的经济形态，正如列宁在阐释《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的基本思想时所指出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件事。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①马克思在这句话中特别着重指出要研究的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强调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认为《资本论》的对象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已经包含了生产关系，那么马克思为什么紧接着还要说“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呢？！由此可见，把马克思这一句话，理解为《资本论》、从而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方式为对象（包括生产力在内），在我看来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

何况《资本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只要认真研究《资本论》的内容，是不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16页。

三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可见《资本论》这一著作，就其内容来看，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经济关系的全面的科学分析。《资本论》所深刻分析论证了的各个范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资本论》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深刻最完备的理论分析。《资本论》所展示的伟大范例给我们生动地表明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而不是以生产力为对象的。列宁对《资本论》的对象更有经典式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①

为了证明政治经济学对象中包括有生产力的同志，往往援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如下一句话：“政治经济学在最广的意义上说来，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那些规律的一种科学。”^②并认定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生产”乃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也就是指的生产方式。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恩格斯在紧接着的下文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与“交换”，乃是指“人类各种社会中生产和交换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品分配所借以进行的那些条件和形式”。^③什么又是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交换”、“分配”所借以进行的条件和形式呢？如果我们只是从语义的角度望文生义地来阐释“条件和形式”，当然也可以不费气力地将它解释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但这还是无助于我们去了解经典作家的真正思想的。只要我们对《反杜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③ 同上，第189页。

林论》上述引文的前后有关部分进行通盘考察，而不是抓住一词一句，那么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不只一次提到过的生产的“形式”，乃是指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就在《反杜林论》上述引文的同一节中，恩格斯明确提到“封建生产形式与交换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及交换的形式”在作为剥削形式上的区别。恩格斯对生产“形式”一词的使用，是与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①的用法相一致的。至于生产与交换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通常的用法，是指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马克思曾不只一处提到“劳动者失却土地和土地所有权这件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生产的根本条件”。^②可见将“条件与形式”解译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并企图由此得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包括生产力的结论是大大可疑的。何况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提示，决不仅见于《反杜林论》一书中，早在1859年发表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恩格斯就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法则为目的。”^③在该文中恩格斯还明白指出：“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特殊事实，它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头脑中引起可怕的混乱，这个事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说来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与物结合着，作为物出现。”^④这里岂不是明白告诉我们所谓生产与交换的法则，归根到底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么！

列宁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思想，可以从下面一段话集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②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页。

④ 同上，第123页。

表现出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①。这样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严格限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提法和思想，在列宁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出许多（这里不再引述），而并不是如方文同志所说列宁的著作中只是“表面看来似乎是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斯大林更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②认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同志，又如何来解释列宁和斯大林这些无可怀疑的明确的提示与表述呢？！难道说列宁与斯大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思想是离开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吗？！

由上所述，我们看见，如果在对待经典著作上不是抓住一词半语随意解释，而是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那么我们是看不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曾经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生产方式”的（即是说将生产力也规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如像方文同志所认定的那样，恰恰相反，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的和一贯的思想，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思想，也正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不能找到证明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为对象的论据的。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166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现实的阶级基础的。这就是说，决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主要在于这一门科学所由以产生的客观的阶级基础，在于这一门科学所肩负的阶级的使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实现解放自身以及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理论武器，它是一门有着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的科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全面考察与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实质和对抗性矛盾，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紧迫的需要。而这一任务便不能不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显然地，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以揭露错综复杂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剥削实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规律为任务，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启发、动员和鼓舞无产阶级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也就不能显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从而它也无从完成它本身所肩负的阶级使命。《资本论》这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所以是像列宁所指出的，是以“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①为其对象和内容，正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的迫切的需要所决定的。

由上所述，可见只要联系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联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来考察，我们便可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1页。

以清楚地认识到它所以要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性及其“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之所在。

三

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的同志往往持这样的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本身乃是密切结合、不能截然分开的，从而研究生产关系也是不能脱离生产力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是生产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这种论点，乃是用客观事物的互相联系的性质来否定科学研究对象合理区分的可能性，因而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及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一开始便存在着有限的认识能力与无限的客观现象的矛盾，为了有效地和细致地探索客观现象的规律性，要求人们将无比庞大的统一的客观现象与事物，分成为各个领域，分门别类地，由各种不同的科学来加以研究。而客观现象的各个领域，存在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并由此互相区别开来，这正是不同的科学的对象能互相区分的客观依据。毛主席指出：客观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①由此可见，科学的对象并不是人们主观任意加以确定与划分的，而在于它是在质上有区别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存在，不同的科学正是要研究“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是要揭明这一特定领域事物运动的规律性。目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极其众多的不同的科学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7页。

类，都是以揭明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某一个特定的领域的矛盾及其运动的规律性为任务的。固然，客观现象的诸领域是互相联系的，而某些事物和领域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密切、难以截然划分和机械地加以分割的。如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客观事物与现象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排斥它们之间具有质的差别性和相对独立性，因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将这些相联系的领域作为由不同科学来研究的不同对象的障碍。如像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毕竟是有质的区别的相对独立的事物，而我们完全可以将生产关系划分出来作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独特的对象。何况，马克思告诉我们：“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①。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地相互作用和不能截然分开的现实运动中，人们还是可以用抽象力来对生产关系领域的规律性进行独立的考察的。如果我们以客观事物、现象有其密切的联系为理由，便否定科学研究对象能够不断地合理地划分的可能性，那么其结果势必会将一切相关联的领域都拉入一门科学之内，使任何一门科学都成为一个包罗无遗的、无确定的研究领域的大而无当的杂烩。这样，就违背了认识的规律性，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

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单单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是将生产力完全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就是割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联系，从而违背了辩证法所要求的分析事物矛盾的原则。这种非难乃是似是而实非的。问题在于这些同志没有弄清楚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关系。

① 《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